



新 | 课 | 标 | 经 | 典 | 文 | 学 | 名 | 著 | 金 | 库

THE STORY OF  
**HULAN RIVER**  
**呼兰河传**

● 萧红 [中国] / 原著 闫仲渝 / 主编

Classic Literature  
 of The World



THE BEST  
**新课标**  
 名师精评版  
 READING

**名校班主任、语文老师推荐必读书目**

根据教育部最新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 字词释义 • 批注点评 • 导读赏析 • 延伸思考 •

无障碍阅读



新课标经典文学名著金库·名师精评版

# LITERATURE OF CLASSIC



## 呼兰河传

萧红 [中国] / 原著 闫仲渝 / 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呼兰河传 / 闫仲渝主编.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6.1  
(新课标经典文学名著金库: 名师精评版)  
ISBN 978-7-5455-1689-0  
I. ①呼… II. ①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9342号

## 呼兰河传

---

|      |          |
|------|----------|
| 原 著  | [中国] 萧 红 |
| 主 编  | 闫仲渝      |
| 责任编辑 | 李红珍 李 蕊  |
| 责任印制 | 董建臣 张晓东  |

---

|      |                                                                                                                          |
|------|--------------------------------------------------------------------------------------------------------------------------|
| 出版发行 | 天地出版社<br>(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tiandiph.com">http://www.tiandiph.com</a><br><a href="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a> |
| 电子邮箱 | <a href="mailto:tiandicbs@vip.163.com">tiandicbs@vip.163.com</a>                                                         |
| 经 销  |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6年1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
| 成品尺寸 | 169mm × 235mm 1/16     |
| 印 张  | 16                     |
| 字 数  | 200千                   |
| 定 价  | 19.80元                 |
| 书 号  | ISBN 978-7-5455-1689-0 |

---

###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     |
|-------------------|-----|
| 呼兰河传 .....        | 1   |
| ■ 第一章 .....       | 2   |
| ■ 第二章 .....       | 40  |
| ■ 第三章 .....       | 67  |
| ■ 第四章 .....       | 99  |
| ■ 第五章 .....       | 120 |
| ■ 第六章 .....       | 169 |
| ■ 第七章 .....       | 197 |
| ■ 尾声 .....        | 230 |
| ■ 读《呼兰河传》有感 ..... | 232 |
| ■ 萧红：静水流深 .....   | 233 |
| ■ 知识考点 .....      | 234 |
| 王阿嫂的死 .....       | 237 |



## 呼兰河传

《呼兰河传》是东北女作家萧红以自己的家乡和童年生活为底本而创作的。小说前四章着重描绘了呼兰河城的风俗人情，单调晦暗、麻木卑琐是小城生活的主旋律，而祖父和后园几乎是作者童年生活的全部快乐来源。小说后三章分别围绕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这三个人物展开描写，封建迷信的茶毒、苦难生活的磨折使这个东北边陲小城尽显愚昧落后，而冯歪嘴子的顽强生命力又让人感受到呼兰河城生生不息的希望。

## Chapter 01 | 第一章

### 一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在小说开篇，作者以明丽而凝重的语言，描绘了东北严冬的辽阔大地，铺天盖地而来的寒冷为全文奠定了清醒而悲凉的感情基调。）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冰柱、冰锥），一面说：

“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

“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通过人手背上“无数的裂口”，衬出天气的严寒；而“热馒头”的表述，则使前后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人感受真切。）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的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作者的语言生动形象，比喻灵巧活泼，使画面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同时侧面烘托出天气的严寒。）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滚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

“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作者只写一句行人都笑了，然后将大量笔墨倾注在卖馒头的老头身上，通过细腻的描写，将老头窘迫的处境展现出来。）这老头越走越慢，担惊受怕，颤颤惊惊，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

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作者运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平铺直叙的写作手法，将冬日旷野里马车疾驰的景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跑了两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马吃饱了之后，他们再跑。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拉着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其余的如药店的招牌，也不过是：把



## 名师导读

Mingshi Dandu

那戴着花镜的伸出手去在小枕头上号着妇女们的脉管的医生的名字挂在门外就是了。比方那医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药店也就叫“李永春”。人们凭着记忆，那怕就是李永春摘掉了他的招牌，人们也都知李永春是在那里。]<sup>①</sup>不但城里的人这样，就是从乡下来的人也多少都把这城里的街道，和街道上尽是些什么都记熟了。[用不着什么广告，用不着什么招引的方式，要买的比如油盐，布匹之类，自己走进去就会买。不需要的，你就是挂了多大的牌子，人们也是不去买。]<sup>②</sup>那牙医生就是一个例子，那从乡下来的人们看了这么大的牙齿，真是觉得希奇古怪，所以那大牌子前边，停了许多人在看，看也看不出是什么道理来。假若他是正在牙痛，他也绝对的不去让那用洋法子的医生给他拔掉，也还是走到“李永春”药店去，买二两黄连，回家去含着算了吧！因为那牌子上的牙齿太大了，有点莫名其妙，怪害怕的。

[所以那牙医生，挂了两三年招牌，到那里去拔牙的却是寥寥无几。

后来那女医生没有办法，大概是生活没法维持，她兼做了收生婆。]<sup>③</sup>

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条叫做东二道街，一条叫做西二道街。这两条街

① 从对药店招牌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呼兰河的人们对于传统招牌的认同与依赖是根深蒂固的。以主治医生的名字为招牌，是对这位大夫最好的宣传；久而久之，人们还会形成路标性质的记忆。

② 作者用简单的白描手法，有力地展现出在这个狭小而闭塞的世界，人们对于生活所需是那样的简洁明确，对于新式的广告招牌毫无概念。

③ 这两段叙述与前面传统招牌的效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对现代广告充满了疑虑与不信任，导致女医生因生计而兼做了收生婆，表现出这里的人们因长期闭塞而因循守旧，说明新事物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艰难。

(对比烘托)

是从南到北的，大概五六里长。这两条街上没有什么好记载的，有几座庙，有几家烧饼铺，有几家粮栈。

东二道街上有一家火磨（即电磨，粮食加工厂），那火磨的院子很大，用红色的好砖砌起来的大烟筒是非常高的，听说那火磨里边进去不得，那里边的消信（物件上暗藏的简单机械装置）可多了，是碰不得的。一碰就会把人用火烧死，不然为什么叫火磨呢？就是因为有火，听说那里边不用马，或是毛驴拉磨，用的是火。一般人以为尽是用火，岂不把火磨烧着了吗？想来想去，想不明白，越想也就越糊涂。偏偏那火磨又是不准参观的。听说门口站着守卫。（作者描述当地一家火磨的“消信”，没有注入太多主观评价，而是以当地人的视角来描述，到底是事实还是谣言，留给读者来判断。）

东二道街上还有两家学堂，一个在南头，一个在北头。都是在庙里边，一个在龙王庙里，一个在祖师庙里。两个都是小学：

龙王庙里的那个学的是养蚕，叫做农业学校。祖师庙里的那个，是个普通的小学，还有高级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学。

这两个学校，名目上虽然不同，实际上是没有什麼分别的。也不过那叫做农业学校的，到了秋天把蚕用油炒起来，教员们大吃几顿就是了。

那叫做高等小学的，没有蚕吃，那里边的学生的确比农业学校的学生长的高，农业学生开头是念“人手足刀尺”，顶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那高等小学的学生却不同了，吹着洋号，竟有二十四岁的，在乡下私学馆里已经教了四五年的书了，现在才来上高等小学。也有在粮栈里当了二年的管账先生的现在也来上学了。

这小学的学生写起家信来，竟有写道：“小秃子闹眼睛好了没

有？”小秃子就是他的八岁的长公子的小名。次公子，女公子还都没有写上，若都写上怕是把信写得太长了。因为他已经子女成群，已经是一家之主了，写起信来总是多谈一些个家政，姓王的地户的地租送来没有？大豆卖了没有？行情如何之类。

这样的学生，在课堂里边也是极有地位的，教师也得尊敬他，一不留心，他这样的学生就站起来了，手里拿着《康熙字典》，常常会把先生指问住的。（“一不留心”，刻画出教师对待“这样的学生”小心翼翼的情状，更加凸显出“这样的学生”在课堂里的地位。）万里乾坤的“乾”和乾菜的“乾”，据这学生说是不同的。乾菜的“乾”应该这样写：“乾”，而不是那样写：“乾”。

西二道街上不但没有火磨，学堂也就只有一个。是个清真学校，设在城隍庙里边。

其余的也和东二道街一样，灰秃秃的，若有车马走过，则烟尘滚滚，下了雨满地是泥。而且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头，冲了人家里满满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被太阳一晒，出来很多蚊子飞到附近的人家去。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在提炼什么似的，好像要从那泥坑里边提炼出点什么来似的。若是一个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的质度更纯了，水分完全被蒸发走了，那里边的泥，又黏又黑，比粥锅糊，比糰糊还黏。好像炼胶的大锅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那怕苍蝇蚊子从那里一飞也要黏住的。

（作者把“大泥坑”比喻成“炼胶的大锅”，使那种泥泞恼人、令人生畏的泥坑形象一目了然，也为后文泥坑故事的展现埋下了伏笔。）

小燕子是很喜欢水的，有时误飞到这泥坑上来，用翅子点着水，看

起来很危险，差一点没有被泥坑陷害了，差一点没有被黏住，赶快地头也不回地飞跑了。

若是一匹马，那就不然了，非黏住不可。不仅仅是黏住，而且把它陷进去，马在那里边滚着，挣扎着，挣扎了一会，没有了力气那马就躺下了。一躺下那就很危险，很有致命的可能。但是这种时候不很多，很少有人牵着马或是拉着车子来冒这种险。（读到这里，使人心生疑虑，为何“躺下”很危险？又是如何“致命”的？作者并没有紧接着作答，而是话锋一转而言其他了。这是一处很巧妙的伏笔。）

这大泥坑出乱子的时候，多半是在早年，若两三个月不下雨这泥坑子才到了真正危险的时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越下雨越坏，一下了雨好像小河似的了，该多么危险，有一丈来深，人掉下去也要没顶的。其实不然，呼兰河这城里的人没有这么傻，他们都晓得这个坑是很厉害的，没有一个人敢有这样大的胆子牵着马从这泥坑上过。

可是若三个月不下雨，这泥坑子就一天一天地干下去，到后来也不过是二三尺深，有些勇敢者就试探着冒险的赶着车从上边过去了，还有些次勇敢者，看着别人过去，也就跟着过去了，一来二去的，这坑子的两岸，就压成车轮经过的车辙了。那再后来者，一看，前边已经有人走在先了，这怯懦者比之勇敢的人更勇敢，赶着车子走上去了。

谁知这泥坑子的底是高低不平的，人家过去了，可是他却翻了车了。

车夫从泥坑爬出来，弄得和个小鬼似的，满脸泥污，而后再从泥中往外挖掘他的马，不料那马已经倒在泥污之中了，这时候有些过路的人，也就走上前来，帮忙施救。（前文不断地描述泥坑状况，铺垫至此，终于写到有人翻了车，马倒在了泥坑中，让人一下子联想到上文提到的“致命危险”，不禁为作者的良苦用心拍手叫绝。）

这过路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穿着长袍短褂的，非常清洁。看那样子也伸不出手来，因为他的手也是很洁净的。不用说那就是绅士一流的人物了，他们是站在一旁参观的。

看那马要站起来了，他们就喝彩，“噢！噢！”地喊叫着，看那马又站不起来，又倒下去了，这时他们又是喝彩，“噢！噢！”地又叫了几声。不过这喝的是倒彩。

就这样的马要站起来，而又站不起来的闹了一阵之后，仍然没有站起来，仍是照原样可怜地躺在那里。这时候，那些看热闹的觉得也不过如此，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了。于是星散开去，各自回家去了。（泥坑里的马从奋力撑起到无力挣扎，引得看客们的情绪也随之起落，作者在这种照应与对比中将马的可怜与看客的麻木表现得淋漓尽致。）

现在再来说那马还是在那里躺着，那些帮忙救马的过路人，都是些普通的老百姓，是这城里的担葱的，卖菜的，瓦匠，车夫之流。他们卷卷裤脚，脱了鞋子，看看没有什么办法，走下泥坑去，想用几个人的力量把那马抬起来。

结果抬不起来了，那马的呼吸不大多了。于是人们着了慌，赶快解了马套。从车子把马解下来，以为这回那马毫无担负的就可以站起来了。（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慌忙地“解了马套”，为什么之前没有解下？不禁使人愤然。这看上去平铺直叙的语言，却隐藏着极大的力量。）

不料那马还是站不起来。马的脑袋露在泥浆的外边，两个耳朵哆嗦着，眼睛闭着，鼻子往外喷着突突的气。

看了这样可怜的景象，附近的人们跑回家去，取了绳索，拿了绞锥（用来绞住绳索的木锥）。用绳子把马捆了起来，用绞锥从下边掘着。人们喊着号令，好像造房子或是架桥梁似的。把马抬出来了。

马是没有死，躺在道旁。人们给马浇了一些水，还给马洗了一个脸。

看热闹的也有来的，也有去的。

第二天大家都说：

“那大水泡子又淹死了一匹马。”

虽然马没有死，一哄起来就说马死了。若不这样说，觉得那大泥坑也太没有什么威严了。（展现出爱夸大事实、传播谣言的愚民形象。）

在这大泥坑上翻车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一年除了被冬天冻住的季节之外，其余的时间，这大泥坑子像它被付给生命了似的，它是活的。水涨了，水落了，过些日子大了，过些日子又小了。大家对它都起着无限的关切。

水大的时间，不但阻碍了车马，且也阻碍了行人，老头走在泥坑子的沿上，两条腿打颤，小孩子在泥坑子的沿上吓得狼哭鬼叫。

一下起雨来这大泥坑子白亮亮地涨得溜溜地满，涨到两边的人家的墙根上去了，把人家的墙根给淹没了。来往过路的人，一走到这里，就像在人生的路上碰到了打击。是要奋斗的，卷起袖子来，咬紧了牙根，全身的精力集中起来，手抓着人家的板墙，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头不要晕，眼睛不要花，要沉着迎战。（这段描写极为细腻生动且趣味十足，真切得就好像读者身临其境、亲眼所见一般。）

偏偏那人家的板墙造得又非常的平滑整齐，好像有意在危难的时候不帮人家的忙似的，使那行路人不管怎样巧妙地伸出手来，也得不到那板墙的怜悯，东抓抓不着什么，西摸也摸不到什么，平滑得连一个疤拉节子（墙上凹凸不平的地方）也没有，这可不知道是什么山上长的木头，长得这样完好无缺。

挣扎了五六分钟之后，总算是过去了。弄得满头流汗，满身发烧，

那都不说。再说那后来的人，依法炮制，那花样也不多，也只是东抓抓，西摸摸。弄了五六分钟之后，又过去了。

一过去了可就精神饱满，哈哈大笑着，回头向那后来的人，向那正在艰苦阶段上奋斗着的人说：

“这算什么，一辈子不走几回险路那不算英雄。”

可也不然，也不一定都是精神饱满的，而大半是被吓得脸色发白。有的虽然已经过去了多时，还是不能够很快地抬起腿来走路，因为那腿还在打颤。

这一类胆小的人，虽然是险路已经过去了，但是心里边无由地生起来一种感伤的情绪，心里颤抖抖的，好像被这大泥坑子所感动了似的，总要回过头来望一望，打量一会，似乎要有些话说。终于也没有说什么，还是走了。

有一天，下大雨的时候，一个小孩子掉下去，让一个卖豆腐的救了上来。

救上来一看，那孩子是农业学校校长的儿子。

于是议论纷纷了，有的说是因为农业学堂设在庙里边，冲了龙王爷了，龙王爷要降大雨淹死这孩子。

有的说不然，完全不是这样，都是因为这孩子的父亲的关系，他父亲在讲台上指手画脚的讲，讲给学生们说，说这天下雨不是在天的龙王爷下的雨，他说没有龙王爷。你看这不把龙王爷活活地气死，他这口气那能不出呢？所以就抓住了他的儿子来实行因果报应了。（只是一个孩子不慎跌入泥坑，竟然被说成是因孩子父亲藐视龙王爷而招来的“因果报应”，可见迷信在这个小镇的影响力是远远超越学堂的。）

有的说，那学堂里的学生也太不像样了，有的爬上了老龙王的头

顶，给老龙王去戴了一个草帽。这是什么年头，一个毛孩子就敢惹这么大的祸，老龙王怎么会不报应呢？[看着吧，这还不能算了事，你想龙王爷并不是白人（一般人）呵！你若惹了他，他可能够饶了你？那不像对付一个拉车的，卖菜的随便的踢他们一脚就让他们去。那是龙王爷呀！龙王爷还是惹得的吗？]<sup>①</sup>

有的说，那学堂的学生都太不像样了，他说他亲眼看见过，学生们拿了蚕放在大殿老龙王的手上。你想老龙王那能够受得了。

有的说，现在的学堂太不好了，有孩子是千万上不得学堂的。一上了学堂就天地人鬼神不分了。（在这群思想落后的人们看来，有违“天地人鬼神”的就是不好的，所以教化学生的学堂便成了众矢之的。）

有的说他要到学堂把他的儿子领回来，不让他念书了。

[有的说孩子在学堂里念书，是越念越坏，比方吓掉了魂，他娘给他叫魂的时候，你听他说什么？他说这叫迷信。你说再念下去那还了得吗？]<sup>②</sup>

说来说去，越说越远了。

过了几天，大泥坑子又落下去了，泥坑两岸的行人通行无阻。

再过些日子不下雨，泥坑子就又有点像要干了。这时候，又有车马开始在上面走，又有车子翻在上面，又有马倒在泥中打滚，又是绳索棍棒之类的，往外抬马，被抬出去的赶着车子走了，后来的，陷进去，再抬。

一年之中抬车抬马，在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可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土填起来不就好了吗？没有一个人。

有一次一个老绅士在泥坑涨水时掉在里边了。一爬出来，他就说：

“这街道太窄了，去了这水泡子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这两边的院子，怎么不把院墙拆了让出一块来？”



名师导读

Mingshi Daudi

他正说着，板墙里边，就是那院中的老太太搭了言。她说院墙是拆不得的，她说最好种树，若是沿着墙根种上一排树，下起雨来人就可以攀着树过去了。

[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sup>③</sup>

这泥坑子里边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泥坑里边。

原因是这泥坑上边结了一层硬壳，动物们不认识那硬壳下面就是陷阱，等晓得了可也就晚了。它们跑着或是飞着，等往那硬壳上一落可就再也站不起来了。白天还好，或者有人又要来施救。夜晚可就没有办法了。它们自己挣扎，挣扎到没有力量的时候就很自然的沉下去了，其实也或者越挣扎越沉下去的快。有时至死也还不沉下去的事也有。若是那泥浆的密度过高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事。

比方肉上市，忽然卖便宜猪肉了，于是大家就想起那泥坑子来了，说：

“可不是那泥坑子里边又淹死了猪了？”

说着若是腿快的，就赶快跑到邻人的家去，告诉邻居：

“快去买便宜肉吧，快去吧，快去吧，一会没有了。”

① 第三句刻画出“拉车的”“卖菜的”卑微弱小的形象，其他句则表现了人们对“龙王爷”深深的不可动摇的敬畏之情。这种强烈的反差，鲜明地反映出封建思想对呼兰河人们的侵蚀与毒害。

(对比烘托)

② 借议论者之口，再次表现了小镇顽固不化的迷信之风的盛行，也进一步强调了在人们的观念中学堂与“天地人鬼神”的对立立场。而人们这种落后观念，是后文中出现种种悲剧的祸根之一。

③ 用土填平泥坑，是如此简单易行的办法，人们却只字不提，反而总想出“拆墙”“种树”等一些避而求其次的办法。这与前文所说的大泥坑的“威严”相呼应，表现出人们对大泥坑的盲目迷信。